懷念父親

費明儀

不過，我却經常聽見長輩或前輩們講述父親當時勇於創新和一絲不苟的精神。譬如，雖然已經先後和大明星如阮玲玉、林楚楚、王人美、金燄等合作，在三十年代，父親仍然還是一位初入影界的「青年導演」，廢除「明星制」在當時相信還從來沒有人考慮過，但是他就敢不贊成「明星制」。父親認為一部戲的成功或失敗（包括演員），導演所負的責任應該是最多的，因為，導演可以把一位演員變成明星，也同樣的可以把一位明星整個毀掉。因此從一九三五年起以慣當配角的尚冠武為《天倫》男主角開始，直到他後期的《小城之春》，甚至編好劇本、尚未開拍就撒手離開人世的《江湖兒女》，在他所擬定的演員名單中，就沒有一個是大明星。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狼山喋血記》是父親在一九三六年，即中日戰爭爆發前夕的作品。故事通過村民打狼的寓言寫出抗日抗暴的主題，主要演員包括黎莉莉、張翼、尚冠武、劉瓊、白露和藍蘋（江青）。藍蘋在攝影場上從不放過往上爬的機會，在《狼山喋血記》裏只是個次要的角色，搶戲之外還吵着硬要加鏡頭。作為一個嚴肅的電影工作者，父親當然毫不考慮的拒絕了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外面槍聲不停，我們躲在家裏不敢跨出大門半步，為了防備敵機空襲，晚上屋裏的電燈都罩上了黑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軍隊進駐上海租界，霸佔了所有的文藝機構，包括父親的電影公司。父親拒絕「善意的」邀請，不肯參加偽組織，但是為了維持家人和公司員工的生活，創辦「上海藝術劇社」演出話劇，並且首創用樂隊為話劇配奏，不只是開演前的前奏曲，或者是戲中的伴奏和插曲如是簡單，而是將音樂與戲劇連繫在一起，兩者之間的節奏和發展一致，使戲在樂中，而樂能與戲並行。

當時演出的許多劇目，如《楊貴妃》、《浮生六記》、《梅花夢》、《紅塵》等均轟動一時。有一天晚上，日本憲兵司令部突然派人到後台來制止正在演出中的一部話劇——

「我命令你立刻宣佈停演！」日本人對父親說。

「我以演出負責人的身份答覆你，我不發這個命令！」

「嗯——你竟敢違抗皇軍的命令！」

父親不答。

那日本人獰笑着，露出自己的手臂，上面有兩個對穿的刀疤傷痕：「我也是個很固執的人，你看（指自己手臂上的傷痕），這是我當年不肯接受××大將軍的命令而甘願受刺刀對穿過手臂的傷痕。」

父親仍然保持緘默。

「你好像很——愛國？」日本人又問。

「是的，我很愛國!!」

結果日本人不得要領掉頭而去，那天晚上的戲當然也沒有因為受到任何影響而停演。

父親的個子不高，喜歡穿深藍色的西裝，戴着一副黑邊近視眼鏡，溫文有禮，平時朋友們替他起了很多外號：「才子」、「聖人」、「老大哥」、「老夫子」、「慢車老費」、「好好先生」等等。父親對人生有非常深刻的觀察和體會，他的胸襟寬廣而充滿了正義感。事實上他是非常倔强的，遇到重要關頭比誰都堅韌，絕不妥協。我覺得，除了他熱愛電影戲劇是一個名導演，父親更是一位賦有詩人氣質的詩人。

《小城之春》就是一部充滿詩意的電影，也是父親自己喜愛的作品。故事簡單，只有五個人物——染上輕微肺病的丈夫，抑鬱的少婦，年輕的小姑和一個忠心耿耿的老僕，他們在破舊的小城裏過着平淡的生活。忽然，來了一個客人——青年醫生，少婦的舊情人；他的出現，帶來春的氣息，可也掀起了少婦的新愁與舊恨，不過，客人很快又走了，讓春的氣息留在小城裏，復甦了丈夫和少婦蒼涼了的心。人們都說《小城之春》是經典之作，是父親最好的一部戲，但是在他的女兒——我的眼裏，我似乎在每一寸膠片，每一個鏡頭中又再看見了他，這位關懷，愛護我的家長，這位永遠最支持，最瞭解我的父親——他那樸實而富於美感的畫面，簡短而能表達出最複雜感情的對白，像是一幅中國的水墨畫，寥寥數筆，却又是意義深遠。

他是樂觀和充滿了理想的人，他去世之前數小時還一直對我說：

「我不會死，還有許多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啊！」

（下）